

文白對照  
古文筆法百篇

胡懷琛 編

蒙木 點校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http://www.hkopenpage.com)

## 出版說明

本書原名《言文對照古文筆法百篇》，成書於 1920 年代，編訂者胡懷琛是一位資深的編輯家、飽學的文史學者。

本書所說的「筆法」，是指「行文之法」，包括具體文章的謀篇佈局特點、寫作手法、文學上的表現手法等。

編訂者胡懷琛按不同筆法特點將選文分為三十二類，並希望讀者可以藉此舉一反三，觸類旁通。選文範圍自先秦至明代，大都為經典之作，並以短簡淺顯為主，方便領會。也在每篇選文之後藉清人之語評點行文之法，用白話文注解生詞，並翻譯全文，適合讀者閱讀。

這本經典古文讀本成書以來，對幾代讀者有良多裨益和影響。對於今日的讀者學習及賞析古文、了解傳統文化，也依然具有獨特的價值。我們希望藉本書的出版，對閱讀和學習古文的讀者有所幫助。

本書成書較早，所以行文風格、用語習慣與今天有一些差異，出版者對此予以尊重並保留。

編輯部

## 例 言

一、行文有一定之法。本編共舉三十二法，容有未盡乎此；而觸類旁通，學者可以隅反。

一、本編選文，自周秦迄於明代，大都千人叫好之作。

一、每一類內，多少不等，以短簡淺顯為主，以便領會。

一、每文於句之難解者，字之難識者，必加音注，以免調查之煩。

一、文之好處，初學未易領會，茲採用名人評語，並附同人意見所及，以資觸發。

一、白話體為今所尚，茲用文言對照，以便學者兩有所依據。

## 目 錄

### 事理辯駁法

- 田需對管燕 《戰國策》 002  
中射士論不死之藥 《戰國策》 003  
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005  
諫憲宗服金丹疏 裴潁 008  
論江陵耆老辯申胥廟書 劉蛻 010

### 一字立骨法

- 叔向賀韓宣子之貧 《國語》 014  
愚溪詩序 柳宗元 017

### 感慨生情法

- 陋室銘 劉禹錫 022  
書嵇叔夜詩與侄履 黃庭堅 023  
志壑集詩文序 法若真 025

### 抑揚互用法

廉頗藺相如列傳贊 《史記》	030
平原君列傳贊 《史記》	031
蕭相國世家贊 《史記》	033
曹相國世家贊 《史記》	034
淮陰侯列傳贊 《史記》	035
季布樂布列傳贊 《史記》	038
馬援傳論 《後漢書》	039
與賈秀才書 孫樵	041
伶官傳論 歐陽修	044
題元祐黨碑 倪元璐	047

### 逐層推論法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	052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傳》	054
鄭伯克段於鄆 《穀梁傳》	056
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鵙退飛過宋都 《穀梁傳》	057
陳丞相世家贊 《史記》	059
獲麟解 韓愈	060

### 嚴婉並用法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 《左傳》	066
襄王拒晉文公請隧 《國語》	069
寺人披見文公 《左傳》	073
晉知罃不知所報 《左傳》	075

### 一氣承接法

酒德頌 劉伶	080
祭田橫墓文 韓愈	082
祭柳子厚文 韓愈	084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086

## 虛境實寫法

- 桃花源記 陶潛 090  
後赤壁賦 蘇軾 093

## 跌宕取神法

- 伍子胥列傳贊 《史記》 100  
留侯世家贊 《史記》 101  
馬援答孟冀之賀 《後漢書》 103  
送王含秀才序 韓愈 105

## 夾敘夾議法

- 放鶴亭記 蘇軾 110  
五人墓碑記 張溥 114

## 純用敘述法

- 蹇叔哭師 《左傳》 122  
來歙召蓋延 《後漢書》 124

## 匣劍帷燈法

- 木假山記 蘇洵 128  
良馬對 岳飛 131

## 馭繁以簡法

- 鄭棄其師 《左傳》 134  
晉獻文子成室 《檀弓》 135  
曾子易簣 《檀弓》 136  
發使告諸侯擊楚 漢高帝 138  
請以賜金買田宅對 疏廣 139  
魯縣子論哭陳莊子 《檀弓》 141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142

### 複筆取神法

- 公儀仲子之喪 《檀弓》 146  
有子之言似夫子 《檀弓》 147

### 虛字取神法

- 卜居 《楚辭》 152  
醉翁亭記 歐陽修 156

### 寫景琢句法

- 答謝中書書 陶弘景 162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王維 163

### 先喻後正法

- 莊辛幸臣論 《戰國策》 168  
鄒忌諷齊王納諫 《戰國策》 172

### 步步傳神法

- 申包胥如秦乞師 《左傳》 178  
毛遂至楚定從 《史記》 180  
周亞夫軍細柳 《史記》 186  
五柳先生傳 陶潛 189  
方山子傳 蘇軾 191  
跋李莊簡公家書 陸游 195  
寒花葬志 歸有光 197

### 用筆矯變法

- 陳軫對秦王逐必之楚 《戰國策》 200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203

### 步步停頓法

交趾勞官屬 馬援 206

### 起訖不平法

送董邵南序 韓愈 210

### 結處點睛法

苛政猛於虎 《檀弓》 214

張旄止魏與秦攻韓 《戰國策》 215

上武帝書 東方朔 217

### 小題大做法

捕蛇者說 柳宗元 220

黠鼠賦 蘇軾 224

### 三段分敘法

送李願歸盤谷序 韓愈 228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232

### 諧笑諷刺法

叔向譏董叔見執 《國語》 240

齊人譏田駢不仕 《戰國策》 241

陳軫為齊說昭陽 《戰國策》 242

善仕論 汪道昆 245

### 前後叫應法

遺章邯書 陳餘 252

與陳給事書 韓愈 254

### 正喻夾寫法

- 墨子止楚勿攻宋 《戰國策》 260  
下州郡求賢詔 漢武帝 262  
答陳商書 韓愈 264

### 措詞得體法

- 展喜卻齊師 《左傳》 268  
遺匈奴書 漢文帝 270  
賜南粵王趙佗書 漢文帝 274  
報文帝改帝號書 趙佗 278

### 狹題寬做法

-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韓愈 284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愈 287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290

### 寬題狹做法

-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294

### 兩兩比較法

- 送楊少尹序 韓愈 300  
誠兄子嚴、敦書 馬援 303

### 託物寓意法

- 菊圃記 元結 308  
猿說 宋濂 310



## 田需對管燕

《戰國策》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日不得饜，而君鵝鶩<sup>①</sup>有餘食；下宮糲<sup>②</sup>羅紉、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評】 林西仲曰：士若易得，便難用。可用之士，夫豈易得？管燕平日待士如此，其在左右者，必不是個真士。與赴諸侯之間，默然不對，實無伎倆可用。田需雖為真士增價，然所謂「鵝鶩之食、下宮之衣」，把左右一齊輕薄，非謂真士現在左右，以平日薄待，有急不肯為用也。文亦清轉簡切。

【注】 ① 鶩：鴨也。 ② 糲：雜也。

【今譯】 管燕在齊國，得罪了齊王。他向他的左右說：

「你們有哪個同我往他國去麼？」左右聞言，默然不作聲。管燕難過得流下淚來，說道：「唉！賓客來得很容易，要用他為甚麼這樣難呢？」田需說道：「賓客幾天難得有一次吃得很飽足，而你自己總是吃好的東西還吃不完；你的姬妾穿綢緞的裙子，賓客卻沒得做衣服。而且，財物，在你是很普通的；性命，在賓客是很重要的。你不肯將很普通的東西給人家，而希望人家將很重要的東西報答你，這就難怪賓客不為你用了。」

## 中射士論不死之藥

《戰國策》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sup>①</sup>者，謁者<sup>②</sup>操以入。中射之士<sup>③</sup>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評】林西仲曰：「欺王」二字，是一篇主腦。若據理廷諍，雖有波濤之辯、電光之舌，無所用之。妙在一問一奪，先除去欺人根株，然後發出妝呆話頭，把罪推在他人身上；再將不食藥得生、食藥反死之意，作謔語點綴，倒入「欺王」二字更佳，省卻許多葛藤。秦之徐福、漢之樂大、唐之柳泌，惜未遇得此等對頭，貽誤人主不小耳！

【注】① 荊王：即楚王，當是頃襄王。② 謁者：官名，司進謁之職者。③ 中射之士：猶後世禁衛軍卒。古用弓矢，故稱中射。

【今譯】有人得了不死之藥，獻與荊王。司通報的人拿了進去。守門的武士問他說：「可以吃麼？」他說：「可以吃！」守門的武士便奪去吃了。荊王大怒，叫人去殺守門的武士。武士託人對荊王說道：「我問過司通報的人，他說可吃，我才吃了。這不是我的不是，是他不是。而且人家獻的是不死之藥，我吃了，你又殺我，那麼是藥不靈了。你一則殺無罪之人，二則表明獻藥的是欺你。」荊王聞言，便不殺他了。

## 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圭，以與叔虞，曰：「以此封汝。」史佚因請擇日立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sup>①</sup>。

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

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

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

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sup>②</sup>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或曰：封唐叔，史佚<sup>③</sup>成之。

【評】林西仲曰：題目既是個「辯」，就當還他一個辯體。此篇先以「當封」「不當封」二意夾擊，見其必不因戲行封；次復就「戲」上設言戲非其人，何以處之，則戲不可為真也明矣。然後把「天子不可戲」五字，痛加翻駁。以王者之行，止求至當，不妨更易，而周公當日輔導正理，不但無代君掩飾其過之事，亦無鉗制其君若牛馬之法，則以為天子不可戲、有戲而必為之辭者，非周公所宜行又明矣。篇中計五駁，文凡七轉，筆筆鋒刃，無堅不破，是辯體中第一篇文字。

【注】①唐：國名，今山西翼城有故唐城。②缺缺者：耍小聰明者。③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也。

【今譯】古人傳說：成王拿了梧桐葉子，和他的小兄弟開玩笑，說道：「拿這葉子封你。」周公進來祝賀。成王

說：「這是開玩笑的。」周公說：「天子不能開玩笑。」於是便把唐地封給了他的弟弟。

這話我以為不然。王弟倘然當封，周公應該及時和成王說，不能因為遊戲而弄假成真。王弟倘然不當封，而周公因遊戲之言，弄假成真，將唐地付託一個小孩子，做那裡的君主，這可以算是聖人麼？況且周公不過以為天子不可亂說話，說了便要做到。假使成王拿桐葉和宮人、太監們相戲，周公也要做到麼？

大凡君王的道德好壞，要看他行事如何，假使不對，即使改變到十次也不要緊；一定要行得對了才算，何況他明明是開玩笑呢？若開玩笑的話也一定要實行，那是周公教成王做錯事了。

我想周公輔成王，應該在平時以道德感化成王，不當趁此機會說這些話。更不當一操一縱，使他像牛馬一般。這樣，必定要失敗。就是家人父子之間，也不能這樣，何況是君臣呢？這是一般沒見識的人所做的事，不是周公應該做的事，所以不可信。

但是也有人說：「成王封唐地給叔虞，是太史佚促成的，和周公無關。」

## 諫憲宗服金丹疏

裴潏

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享天下之福。自黃帝<sup>①</sup>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藉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岩壑，惟畏人知。凡候俟權貴之門，以大言自炫<sup>②</sup>、奇技驚眾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耶？夫藥以癒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腑臟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偽自可見矣。

【評】 林西仲曰：潏疏甚明曉，乃竟貶江陵令。逾年而憲宗崩，穆宗嗣立，又蹈覆轍，可謂愚矣！按《參同契》云：「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金，鉛也，謂先天一氣，隱於腎宮。人到虛靜之極，則玄關現而玄氣產，謂之「藥」。性初，元神也。元氣上與元神相變凝合，渾如太極，猶汞易

走失，得鉛而止。性寄於心，居南方而色赤，故曰「丹」。皆譬語也。長生亦是元神不滅，於形骸無與。朗然子曰：「本來真性號金丹，四大為爐煉作團。」四大即彼家，煉即爐火。人誤以採戰燒煉喪身，皆弗思耳。

【注】①黃帝：古帝名，姓公孫，生於軒轅之丘，故曰軒轅氏。②炫：自矜也。

【今譯】我聽見說：替天下除害的人，才可受天下之利；為天下造福的人，才可享天下之福。從黃帝到文王、武王，能夠享國長久，都是這個道理。自從去年以來，各處都舉薦道士。就是天下真有神仙，他們也應該深居在山林之中，但怕人家知道。凡是往來於公卿之門，說大話、聳人聽聞的，都是江湖無賴之人，怎可信他們的話，吃他們的藥呢？藥是醫病的，不是常吃的。況且金石之性，酷烈有毒，加以火煉，血肉之軀怎能承受呢？古時候，君王吃藥，臣子先嘗試一下。現在叫獻藥的人自己先吃一年，看他如何。是真是假，可以知道了。

## 論江陵耆老辯申胥廟書

劉蛻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sup>①</sup>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是楚人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為之廟，世享其讎，為耆老而忘其君父也。

吾以為不然。楚人之情性慄悍，世能復其仇讎。其後自懷王入武關<sup>②</sup>，楚人怨秦，不忘干戈。況其人之性，能忘胥之所以破其國家而祀之乎？且令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祀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餼而虐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而不祠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強，有其餼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之殺其父兄，則胥豈為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讎乎？

吾以為其廟，申包胥<sup>③</sup>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浸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之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為享人之食，而江陵何為事

讎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愧耳。

【評】 林西仲曰：楚不當祀子胥，人亦知之。此獨將子胥不當受祀意，層層翻駁，更覺傳訛可笑。眼光筆力，俱踞絕頂。

【注】 ① 江陵：古地名，在今湖北荊州境內。本春秋楚渚宮所在地，秦置縣，歷代因之。 ② 武關：地名，戰國時為秦之南關，即春秋時之少習也，在今陝西丹鳳東南。高祖由武關入秦，降子嬰。 ③ 申包胥：春秋楚大夫，與伍員友善。員以吳師伐楚，包胥入秦乞師，依庭牆而哭者七日，秦乃遣將定其國難。昭王返國賞功，逃而不受。

【今譯】 太原地方有個姓王的人，曾寫信給江陵的前輩，說：江陵是從前楚地，伍子胥驅逐了他們的君臣，毀敗了他們的墳墓，所以楚人恨他是應該的。而江陵地方的人，反而替他立了廟，這是楚人忘記君父之仇了。

這些看法我不以為然。楚人的性情很慍悍，很能復仇。自從懷王入武關，被秦國扣留後，楚人恨透了秦國，不忘那次戰爭之恥。依照他們的性情，能忘記伍子胥破國之仇，反而立廟祀他麼？江陵的人，宰羊祀廟，難道是打算向仇人去祈求豐年，或是祈免疾病麼？如果祭祀的物品很豐盛，反而

遭了凶報，江陵人一定不祀子胥了。若祈禱而應，享了祭品而報答人家，那對於子胥來說，既然破了人家的國家，辱了人家的君主，今天為著一頓吃的，便忘記了楚王殺害父兄之仇，則子胥可算是勇士麼？也不獨是江陵人忘仇了。

因此，我認為這個廟是申包胥的廟。包胥有復楚的功勞，應該祭祀。日子久了，楚人因為子胥曾封於申地，所以就不說申包胥了。倘然不是這樣說，子胥為甚麼甘心享人家的祀？江陵人為甚麼甘心祀仇人？望前輩先生接到這書，速改子胥廟為申胥廟，不要叫人神皆抱愧了。



## 叔向賀韓宣子之貧

《國語》

叔向見韓宣子<sup>①</sup>。宣子憂貧，叔向賀之。

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sup>②</sup>無一卒之田<sup>③</sup>，其宮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sup>④</sup>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sup>⑤</sup>，假貨居賄<sup>⑥</sup>，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sup>⑦</sup>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郤昭子<sup>⑧</sup>，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sup>⑨</sup>。不然，夫八郤<sup>⑩</sup>，五大夫<sup>⑪</sup>三卿<sup>⑫</sup>，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惟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吊不暇，何賀之有？」

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

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sup>⑬</sup>以下，嘉吾子之賜。」

【評】林西仲曰：叔向賀貧之說，舊評以為翻案文字，與柳子厚賀失火一樣奇創。不知王參元以富名掩其才名，人不敢薦，一失火，便可賀。此則借一賀字，逗出德來，以為勸勉，故引樂郤有德無德禍福之應，做個樣子，其意以為宣子有樂武子之貧，若無其德，亦未必可以免難而庇宗，況又以貧為憂乎？此因事納忠，詞甚峻厲，不是言空空一味貧便當賀，作寬慰奉承語也。是故宣子憂貧，本為計利，而叔向卻為之計害，覺卿大夫柄政，無一非禍機所伏。以樂武子之德，宣及中外，止討得「免難」二字便宜，其餘則逃亡刑戮，或滅全宗，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無害即是利也。不知其所當憂，將改賀以為吊矣。宣子聞言以存亡為謝，且為全宗受賜，豈溢詞哉？是一篇極正當文字，如何認作翻案看？

【注】①韓宣子：晉卿，名起。②樂武子：晉卿，名書。③一卒之田：百人為卒。古者一夫授田百畝，九百畝為一井，蓋十二井也。④桓子：書之子，名魘。⑤略則行志：謂忽略憲則而行其貪欲之志。⑥假貨居賄：假，借也。物之可以易財者，皆曰貨。「賄」讀若「毀」，財也。借貨蓄財，言其貪而無德。⑦懷子：魘之子，名

盈。 ⑧ 郤昭子：晉卿，名至。 ⑨ 絳：晉舊都，在今山西新絳北。 ⑩ 八郤：郤氏八人。 ⑪ 五大夫：為郤文、郤豹、郤芮、郤穀、郤溱，五人皆為晉大夫。 ⑫ 三卿：郤錡、郤至、郤犇，三人皆為晉卿。 ⑬ 桓叔：韓氏始祖，為晉文侯之弟，名成師，生子萬，受韓地為大夫。其後遂以韓為氏。

【今譯】 叔向去見韓宣子，韓宣子正在愁沒錢，叔向便賀他窮。

宣子說：「我雖然有了公卿的虛名，但沒有錢，不能和人家比，我所以很憂愁，你為甚麼賀呢？」叔向說：「從前欒武子既沒田，宮室又小。但是他的德行能夠使得諸侯親近他，戎狄愛他，自己國家也治理得安定。後來到了桓子，驕奢貪欲，他應該是要失敗了；但是託庇武子之德，而沒有禍。等到懷子，改變桓子的行為，而效法武子，應該可以沒禍了；但是受了武子之累，以致逃亡到楚國。你豈不見郤昭子麼？他的家產，有國家一半的富；他的家人，有三軍一半的多。但是他恃富自驕，後來自己死於朝，宗族滅於絳。郤氏五個大夫，三個卿，可算得寵極了。但是一旦滅亡，人家也不哀憐他，這就是沒德的原故。現在你是像欒武子一樣的窮，我以為你是有德了，所以賀你。倘然不憂德不立，但憂錢不夠，我吊也來不及，還賀甚麼？」

宣子聞言，對他叩首謝道：「我應該滅亡的了，靠你一句話救了我。不單是我一人受了你的賜，就是桓叔的後代都要感謝你的恩賜了。」

##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sup>①</sup>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予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sup>②</sup>，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sup>③</sup>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

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愚」辱焉。

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

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予，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

寧武子<sup>④</sup>「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sup>⑤</sup>「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予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予得專而名焉。

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着慕，樂而不能去也。予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sup>⑥</sup>，混希夷<sup>⑦</sup>，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評】 林西仲曰：本是一篇詩序，正因胸中許多鬱抑，忽尋出一個愚字，自嘲不已，無故將所居山水盡數拖入渾水中，一齊嘲殺。而且以是溪當得是嘲，己所當嘲，人莫能與。反覆推駁，令其無處再尋出路。然後以溪不失其為溪者，代溪解嘲，又以己不失其為己者，自為解嘲。轉入作詩處，覺溪與己同歸化境。其轉換化變，匪夷所思。

【注】 ① 瀟水：瀟水支流，注湘。 ② 愚公谷：《齊書·

高逸傳序》：「藏景窮岩，蔽名愚谷。」 ③ 斷斷：《史記·魯周公世家》：「斷斷如也。」注：「鬥爭之貌。」《說文》：「斷，齒本也。」按：爭辯而露其齒本。 ④ 寧武子：衛大夫。孔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⑤ 顏子：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⑥ 鴻蒙：元氣未分狀。《子華子》：「渾淪鴻蒙，道之所以為宗也。」 ⑦ 希夷：《老子》：「視之不見曰夷，聽之不聞曰希，搏之不得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今譯】 灌水的北面有條河，向東流入瀟水。有人說：「從前有姓冉的住在這裡，所以名為冉溪。」又有人說：「河裡的水，可以染物，故名染溪。」我因為愚魯，得罪了當世貴人，被貶謫在瀟水邊上。我很愛這條溪。沿溪水走進去兩三里路，得到更好的地方，因此便住在那裡。古時候有個「愚公谷」，我現在住在這溪的邊上，它的名字又不能定，地方上的土人紛紛爭論不決，我不得不替他重取一個名目，因此便改名為愚溪。

我在愚溪的上面，買了一座小土山，就叫愚丘。從愚丘向東北行六十步，有一道泉水，又將它買下來，名叫愚泉。愚泉共有六個泉眼，都是從山下平地上湧出來的。許多泉水，匯合起來，曲曲折折，向南面流，成了一條溝，就

叫愚溝。我又用土石將狹窄的地方塞起來，成為一個小池，就叫愚池。愚池的東面有愚堂，南面有愚亭，池的中間有愚島。美好的樹木，奇異的石頭，都佈置得很妥當，是山水中奇特少有的。但是因為我，它們都被一個「愚」字玷辱了。

本來，水是智者所喜歡的，今這溪獨被「愚」字玷辱了，那是甚麼道理呢？因為它的水位很低，不能灌田；而且水流很急，水中石頭又多，不能行船；河面又窄，不能住蛟龍，興雲作雨。它於世無利，恰和我一般。那麼就拿一個愚字辱沒它也無妨了。

寧武子「在國家無道的時候，好像是愚人」，這是聰明人故意裝傻；顏回「終日不發表不同意見，好像很愚蠢」，這是聖賢的人貌似愚蠢，都不能算是真愚。現在我是生在有道的時候，但是我自己違背道理，又不懂事，天下沒有比我再愚的人了。因此，天下的人，沒哪個能和我爭這一條河，這河乃為我所專有並能為它命名。

這條河雖然於世無利，然而水清見底，能照見萬物；水流聲又鏗鏘可聽，如敲金石，能夠使愚人流連而不忍去。我的性子，雖然和流俗不合，然也能拿文墨自己尋樂。胸有萬象，而無所顧忌。拿愚辭歌詠愚溪，覺得很快樂，而不求人知。因此作《八愚詩》，刊在溪邊的石頭上。



##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sup>①</sup>。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sup>②</sup> 諸葛廬<sup>③</sup>，西蜀子雲亭<sup>④</sup>。孔子云：「何陋之有？」

【評】 林西仲曰：通篇總是「惟吾德馨」四字衍出，言有德之人，室藉以重，雖陋亦不陋也。起四句以山水喻人，次言室中之景，室中之客，室中之事，種種不俗，無他繁苦。即較之南陽草廬、西蜀玄亭，匪有讓焉。蓋以有德者處此，自有不同者在也。末引夫子「何陋」之言，隱藏「君子居之」四字在內，若全引便著跡，讀者皆不可不知。

【注】 ① 德馨：《書經》：「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② 南陽：今河南南陽，及湖北襄陽之地。 ③ 諸葛廬：漢末南陽郡鄧縣隆中（今湖北襄陽西），有諸葛亮宅，即三顧草廬之處。 ④ 子雲：揚雄字子雲，漢人。西蜀有「草玄

亭」，即子雲所居者。

【今譯】山不在乎高，有了神仙住在裡面，便著名了；水不在乎深，有了龍住在裡面，便靈了。這是一所陋室，但是我的道德，可以使得陋室也芬芳。青苔生到階台上，一片碧綠，芳草映得簾子青了。室中談談笑笑，有名人高士，來來往往，沒一個俗人。我住在這裡可以弄弄素琴，看看佛經。既沒有弦琴音樂擾亂我的耳朵，也沒有文牘勞我的精神。好像是南陽地方的諸葛廬，又像是西蜀地方的子雲亭。孔子曾經說：「這有甚麼簡陋的呢？」

## 書嵇叔夜詩與侄榘

黃庭堅

黃庭堅，宋分寧人，字魯直，號山谷道人。舉進士。紹聖初，知鄂州。為章惇蔡京等所惡，貶宜州。詩專學杜甫，為宋代大家。又善行草書，亦有名於世。

叔夜此詩，豪壯清麗，無一點塵俗氣。凡學作詩者<sup>①</sup>，不可不成誦在心，想見其人。雖沉於世故

者，然而攬其餘芳，便可撲去面上三斗俗塵矣，何況探其義味者耶？故書以付榎，可與諸郎皆誦取，時時諷詠以洗心忘倦。

予嘗為諸子弟言：「士生於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予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士之處世，或出或處，或剛或柔，未易以一節盡其蘊<sup>②</sup>，然率以是觀之。」

【評】林西仲曰：贊叔夜之詩不俗，便把「俗」字作骨，發出許多大議論，皆未經前人道過。蓋以叔夜平日不求異於俗，至於死生之際，揮琴而絕，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其人如此，故其詩如此。若夫俗人之處世，當事之未至，則議論風生，臨事則遊移兩可。迨至事成則慷慨居功，事敗則飾辭自解，滔滔者天下皆是。余每見此輩，便作十數日惡。亟語子弟，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但學作詩宜然也。

【注】①「凡學作詩者」二句：人不俗，詩方不俗，學作詩者當誦。②蘊：積聚也。

【今譯】叔夜這首詩，豪壯清麗，沒一點塵俗氣。凡是學詩的人，不可不把它讀熟了，眼睛裡好像常常看見這個人。雖則是塵俗中人，讀了這首詩，也可撲去俗塵三斗，何

況是風雅之士呢？我故將他寫下來，付與樓侄，可以同諸郎時時誦讀，以洗滌胸襟，而振作精神。

我曾向子弟輩說：「人生於世，任便甚麼都可以，只不可俗。俗，便沒有法子可醫。」有人問我：「怎樣算不俗？」我說：「這很難說。看他在平時，和俗人也沒分別，只是一到大事臨身，毅然而不奪，這便不是俗人。人生於世，或出或處，或剛或柔，不容易從一事看出他的底蘊。但總可用這個法子去相人。」

## 志壑集詩文序

法若真

余少絕不敢言詩。所過山川，所遇風雨，三十年潦倒<sup>①</sup>悲慟，形諸短長吟，輒為此一身哭。長遭聖主，日趨玉芝。未幾，出遊甌、越、吳、豫、燕、齊之區，水旱兵戈，鳩鵲支離，一到目中，載之紙上，又輒為千門萬戶哭。

偶問病江干，忽得唐生<sup>②</sup>。生持數年來詩文向法生哭，法生亦持數年來殘缺焚余向唐生哭。哭畢，即欲投之長江，逐波送之滄海，為龍宮糊酒甌<sup>③</sup>。

吾友林生西仲曰：「先生且留俟數十年後，再沉之江海不晚。」予笑曰：「唯唯。」又數日，唐生召工總計鑄之豐木。予大怪曰：「唐生向誰氏哭耶？不惟善哭，而又為之留千百年後人同哭，予又將輟哭而為之大笑。」

唐人詩不能分工拙，走酒肆，聽歌伎按檀板，吟詩多者為工。諸詩人乃大笑而去。今猶有為吾輩留詩文遺之天下，傳之千百年後，予亦去淚大笑，而且不哭。

【評】 為他人作序，語語卻是自序。胸中有許多壘塊，盡底發泄，其文亦不自知其何起何落。夫子為文灑博離奇，古奧蒼逸，此特吉光片羽耳。余四十年中，謬膺國士之目，近以黃山詩集屬余校訂，當不日公之海內也。受業林雲銘謹識。

【注】 ① 潦倒：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潦倒粗疏。」今謂所如不合曰潦倒。 ② 唐生：名夢賚，淄川人。 ③ 甌：缶也。以瓦為之，盛醢醬之屬者。

【今譯】 我在少年時，絕不敢談詩。所經過的山川，所遇到的風雨，以及三十年來，潦倒悲痛而寄託在吟詠之中的，不過是為自己一哭罷了。長大後，遭逢到好君主，天天

趨朝。不多時，出遊甌、越、吳、豫、燕、齊各地；水旱兵戈的災難，饑饉憔悴的狀況，一映到了我眼簾中，便把他寫在紙上。這又是替千門萬戶哭了。

偶然往江干問人家的病，於無意中遇見唐生。唐生拿出幾十年的詩文來向我哭，我也拿出幾十年的殘缺的詩文稿來向唐生哭。哭完了，便要把它丟到長江裡去，由它流入海裡，替海龍王去做酒罈的蓋子。

我的朋友林西仲看見，說道：「你且把它留幾年，然後丟到江海裡去也不遲。」我笑著說道：「是！是！」又過了幾天。唐生叫了刻字匠，將我們二人的詩，合在一起刻版了。我覺得很奇怪，說道：「唐生向哪個哭呢？不但是會哭，而且留給千百年以後的人讀了，同聲一哭。因此，我又將收淚大笑了！」

唐朝人的詩，不能分好壞。只有走入酒家樓，聽妓女們按檀板唱歌，唱的詩誰最多，誰的就算最好。許多詩人，都大笑而去。如今還有人替我們留下詩文，傳給天下後世，我也要收淚大笑，而又不哭了。